

# 最後的盛筵：《白下愚園集》 中的文人雅集與唱和

孫瑩瑩

## 提 要

本文從白下愚園主人胡恩燮(1824—1892)的生平入手，討論胡恩燮營治愚園期間多次文人雅集唱和的形制、內容和影響。胡恩燮在《清史稿》中被列入《忠義傳》，在太平軍剛占領金陵城期間，曾往返城內外36次商議與官軍內應之事。事敗之後，胡恩燮仍然救戚友以出，并以此官至知府。光緒初，胡恩燮歸家養母，築成愚園，招集文士雅集唱和，蔚為東南風流。本文通過分析《白下愚園集》中的文人小傳和詩文唱和材料，論述愚園唱和的參與主體多為中下層文士，其唱和內容多圍繞胡恩燮策應事、孝母和營筑愚園之功勞與象徵意義展開。集中所收唱和詩歌中存在大量意象重複，并交織以六朝、金陵和園林傳統的典故，深受當時宋詩風氣的影響。唱和詩歌對園林主人經世才能的贊揚，是對太平天國之後晚清衰世的映照。

**關鍵詞：**胡恩燮 金陵 唱和傳統 宋詩 晚清

## 引 論

《白下愚園集》刊刻於清光緒甲午(1894)冬，共五冊八卷，

封面由鄭孝胥(1860—1938)題簽。編輯者胡光國(1845—1924),字碧澱,號愚園灌叟,江蘇江寧人。該集中所收作品為胡光國之父胡恩燮的詩文、筆記以及胡恩燮營制愚園期間與文人唱和的詩詞、序、跋選集。編輯此集的工作開始於胡恩燮晚年,因此集中收入的唱和詩歌和作者不一定完備。<sup>[1]</sup>卷首《姓氏里爵總目》中列出參與題贈和唱和者共149人,如果包括《愚園唱和》中所收胡恩燮及其家人的作品,集中所收唱和者人數為152人。

胡恩燮,字煦齋,號為宋儒胡瑗(993—1059)後人<sup>[2]</sup>,太平天國後官至知府,後辭官歸江寧,構築愚園,號愚園主人。《清史稿》有胡恩燮傳<sup>[3]</sup>,僅寥寥數語,其信息豐富程度遠不及《白下愚園集》中的詩歌和序跋。鑒於《清史稿》成書年代晚於《白下愚園集》的刊刻年代,不排除《清史稿》編纂者參考或閱讀過《白下愚園集》的可能。

關於胡恩燮的童年時代,《白下愚園集》卷首的五篇序文中,有四篇提及胡恩燮“早負康濟之才”、為人“嶽嶽忠孝,而長於智略”<sup>[4]</sup>。詹嗣賢(1840—?)序稱其“童時習帖括輒工,顧以為不足學,棄去。讀書毋穿大意,於古今治亂興廢,必求其所以致此之故”<sup>[5]</sup>。這顯然借鑒《史記·項羽本紀》中對項羽年少時讀書情形的描寫。“習帖括輒工”暗示胡恩燮的八股才能。如果太平天國戰爭沒有發生,胡恩燮可能踏上當時大多數文人的科舉之路,並且獲得不俗的成績。而從後來發生的胡恩燮出入敵軍陣營策動內應、營穴救母的英勇事蹟來看,這些含有預示性的評價是對真實歷史事件的呼應,同時也是序文作者站在全知視角上作出的追憶性質的描述,其真實性有待深思。

在世人眼光看來,英雄人物似乎均是不受詩文規矩所囿,超然乎句讀、八股和文章之外,讀書求大意,明瞭古今興衰之理的人。因時勢動蕩造成的對經世才能的需求,使得文學才能高低不再成為唯一的評價標準,並且似乎可以以經世之才涵蓋詩歌

才能，詩歌成爲一種餘事。胡恩燮壯年後四處游歷，馬壽齡在題辭中描述其游歷生涯“三上京師一蒙古，百粵三苗及吳楚。平生蹤迹遍南北”，沒有確實的材料證明胡恩燮通過考試獲得功名，故而其南北奔波可能是在地方大吏之間游幕。這種游幕生涯給題辭者們帶來想像，成爲胡恩燮在金陵陷落時英雄事蹟的鋪墊，并被反復提及。<sup>[6]</sup>

咸豐癸丑（1853）太平軍占領金陵之後，胡恩燮全家陷於城中。胡恩燮“密通款於官軍，約期爲內應。是時賊甫據城部署未定，襲而覆之，易易耳。而官軍疑畏不進，事泄同謀者皆遇害。先生跳而免。”<sup>[7]</sup>內應事同見於《清史稿·向榮傳》：“江寧城內士民謀結合內應，屢爽期，迄無成功。”<sup>[8]</sup>胡恩燮詩題記錄有當時情形——《癸丑秋九月，從事大營。奉向帥檄，微服入賊巢，謀結內應事，蓋准廩生張炳垣、監生吳慰堂請也。自秋徂冬，往返三十六次，破衣草履溷迹如丐。自西善橋至毛公渡，所在皆游兵盤踞；自毛公渡至江東門，所在皆賊。往來必卜以夜。嘉平辛丑夜大雪，行至密箐中，突出十餘騎，橫刃攫衣，正在危急，適有難民逸出，衆競前圍之，始跳身入蘆葦，赤體立風雪中，枵腹達旦，口占兩絕》。<sup>[9]</sup>詩題中的向帥即向榮（1799—1856）。後陸荃繪有《金陵舉義合祀圖》，共由兩幅畫組成，一是咸豐四年夜神策門叛亂圖，另一幅是在愚園春暉堂上爲張繼庚、胡恩燮等人合祀圖，上有胡恩燮自序《記內應本末》和胡光國《舉義合祀記》。<sup>[10]</sup>一方是以向榮爲首的官軍主帥，認爲戰局未定，不可妄動；另一方則是相對下層的文士胡恩燮、張繼庚（炳垣）、吳慰堂往返數十次，辛苦策劃的內應細節。關於最終失敗的原因，正史與個人文字呈現出兩種不同的書寫態度，反映的是不同社會階層和文學體裁的差異。

策應事敗後，胡恩燮於道旁營土穴，晝伏夜出，成功營救其母出城避難，因繪有《雪窖尋親圖》志之<sup>[11]</sup>。其後又往返城中數十次，將其戚友轉移出城<sup>[12]</sup>。爲朝廷謀其正，是爲忠；雪窖藏

母,奉親而歸,是為孝。這一個人英雄主義情節,成為胡恩燮一生中最閃亮的拐點。太平天國事定之後,每當回想起主帥的猶疑不定、內應之事的無端流產,詩人總是無法逃脫對歷史的假設——如果內應成功,金陵是否可能儘快收復?故土及象徵文事風流的園林是否能得以逃過一劫?無論胡恩燮本人還是與其交游的文士,從序文題辭到唱和題咏,《白下愚園集》中的詩文作品無不充滿著對此事的反復敘述,勾勒和想像。

太平天國事定後,胡恩燮歸金陵購置園林,奉養母親。胡恩燮屢次邀約居留金陵的文人雅集游宴,被譽為廣續東南唱和之風。《白下愚園集》各卷內容依次如下:<sup>[13]</sup>

冊一:《序》五篇、《目錄》、《姓氏里爵總目》;卷首《金陵續詩徵姓氏小傳》、《題辭》、《愚園全圖》;卷一《記》四篇、《序》四篇、《寄安別墅記》

冊二:卷二《偶憶詩草》,前有《序》一篇

冊三:卷三《愚園唱和(展襖詩附)》

冊四:卷四《六朝石題咏》,卷五《壽白詩存(壽歌詩附)》,卷六《遺容詩錄》<sup>[14]</sup>,卷七《林泉小憩圖題咏》、《林泉小憩圖題咏拾遺》、《輓聯附》

冊五:卷八《患難一家言》

其中卷二和卷八為胡恩燮所作,一為詩集,一為筆記,大有將生平志事付與的意味。《寄安別墅記》和唱和詩集各卷末也是胡恩燮的作品。卷三至卷七均為唱和之作,占全集的一半篇幅。卷八《患難一家言》記叙胡恩燮在太平天國時期的“內應”經歷,以散筆記錄的回憶為此後發生的唱和場景奠定了基調。

## 一 詩歌唱和與雅集傳統

《愚園唱和集》記錄光緒丁丑(1877)至己卯(1879)發生在

愚園的6次雅集，共9次唱和。<sup>[15]</sup>聚會主要由愚園主人胡恩燮招集，詳見下表：<sup>[16]</sup>

時間	所和韻	與會可考者
丁丑春暮	斑驂韻 <sup>[17]</sup>	胡恩燮、王葆辰、王庭訓
丁丑初夏	斑驂韻	叢子司馬、王葆辰、陳宗濂、 梁梅灣、許中季、王庭訓
丁丑孟冬	斑驂韻	胡恩燮、夏健人、家春泉、范志熙
丁丑雪夜	斑驂韻	胡恩燮、薛時雨
戊寅嘉平望日	郵呵韻 <sup>[18]</sup>	胡恩燮、炳元、趙彥修、楊長年、蘇有炯
己卯人日	斑驂韻 郵呵韻 朱彝尊“銀槎歌”韻 胡恩燮“即席放歌”韻	胡恩燮、薛時雨、炳元、錢應溥、 陳宗濂、范志熙、孫文川、趙彥修、 楊長年、蘇有炯

《劉貢父詩話》將唐人庚和分為三類：次韻、和韻及用韻。<sup>[19]</sup>次韻詩沿用所和詩的韻脚及次序，最為嚴格，亦可稱“步韻”。在《愚園唱和集》中薛時雨所次王葆辰〈丁丑春暮煦齋太守招飲愚園，即席成詩二律〉，薛詩按序襲用王詩韻字，加上首句韻脚，每首律詩有五個韻脚入韻。和韻要求最為寬鬆，只需和詩韻脚與原詩同在一韻之內即可，不限相同韻字。如林惠臻和詩其一末句韻字為“班”，為原詩同韻部韻字。用韻即用原詩之韻字，不拘次序先後。如黎景嵩和詩第二首將首聯“南”、“嵐”韻脚對調。亢樹枏《愚園主人遠客哀浦，寄薛山長諸名公所題愚園詩索和，因倒步原韻》，二組共四首律詩，韻字相同，但順序與薛時雨詩完全相反。這並不一定是由於次韻技巧不足造成，反而更顯競逞詩技之別出心裁。

除上表列出的唱和作者外，《愚園唱和集》收錄有47名文人(包括一名僧人)164首唱和詩作。詩歌大多沒有標題，個別標題中標明這些和詩是追慕當時唱和情形而作。詩作者們大多數沒有參與以上幾次雅集，但通過連續創作和韻組詩，比附元白、皮陸、蘇黃等人的唱和傳統，他們將自己的詩歌納入到光緒

初年的愚園唱和體系中,并承擔延續傳統的職責。

文人聚會必不可缺的陪伴之物是酒和詩文,所謂“文酒觴咏之會殆無虛夕”(鄧嘉緝序)。王葆辰將竹酒對舉:“竹掩餘痕皆客屐,酒饒清話半家山。”<sup>[20]</sup>除却飲酒,絲竹之樂更能為宴集增添雅趣。“家具移從圖畫裏,琴心訴向水雲間”(秦際唐題辭),琴聲與水聲相互交融,在六朝故地,更能引發對魏晉清談風流的遐想。何學遜題辭稱愚園主人“餘事耽琴韻”(何學遜題辭),范志熙詩中所云“七弦餘韻大江流”<sup>[21]</sup>,即由己卯人日雅集上胡恩燮所奏《秋江夜泊》一闕而發。胡恩燮善書,琴曲俱精,尤工古近體詩。<sup>[22]</sup>“締古懽於毫素,標勝賞於林泉”,<sup>[23]</sup>恰好映照集中《林泉小憩園題咏》的卷名。以流水喻琴聲,使得林泉成為重要的唱和意象。詩人們唱和鬥韻時,“醉草狂飛,則群花欲笑;高吟入神,則流泉答響”。<sup>[24]</sup>飲酒帶來的狂歡促進詩歌、書法的舒展以及與周圍環境中花卉、流水的物我融合。

傅良弼的駢文序中描繪游園場景是“藉苔紋而展席,折蓮柄以為籌”,周潤章序云與集者“裁荷為杯,折花當籌”。園中種有象徵士大夫品格的荷花和蘭花,“有時獨行,鶴作前導。”《愚園唱和集》刻畫出江南園林之美——抬頭則見山,低頭有池沼、花樹、蟲鳥,魚躍,禽鳴,六朝古石與寒冬雪景,圖書充棟,滿壁名詩題名,園中還有主人珍藏的金石作品。文士們在山石間展席而坐,酒興高漲之時隨性折蓮為杯、為籌。這些描述充滿詩意的想像,似乎不太可能是真實的愚園宴集景象。但是這仍然顯示出文人聚會時的必要元素:聚會必有宴飲,飲酒之餘,當行酒令助樂,流水鳴響可以激發詩興,所以近水處尤佳。在序文的構造之下,富有休閒意味的場景和游宴元素更增添與會者的文士品味,代表著對古典趣味的傳承。

雅集不僅是觀賞風景和詩酒為樂。光緒三年(1877)雪夜宴集上,胡恩燮贈送給薛時雨一條“卧兔巾”,故而二人疊“斑駁韻”唱和紀之。<sup>[25]</sup>己卯人日宴上,胡恩燮拿出犀角製成的秋葵杯

勸飲，與趙彥修、范志熙同以朱彝尊“銀槎歌”韻唱和。<sup>[26]</sup>雅集之後，胡恩燮會要求客人將唱和詩歌書寫成橫幅，或繪牡丹，陳列於愚園。<sup>[27]</sup>薛時雨詩題稱胡恩燮繪有《秦淮展禊圖》，《白下愚園集》中所收《秦淮展禊圖》僅有繪畫，不見其後題詩，也許是受印刷篇幅所限。<sup>[28]</sup>

胡恩燮於私家園林宴集上，唱和詩歌的做法表現出對前代雅集傳統的追慕。愚園唱和詩反復稱頌前代著名的雅集事件，是這一情懷的直接寫照。《愚園唱和集》中經常被提到的有建安時期，孔融、王粲、徐幹、陳琳等在鄴下的游宴唱和（“北海之尊”，范志熙則稱“詩拙自應甘鄴下”），曹丕與吳質等人的“南皮之游”（魏家驊《愚園唱和集序》），以及東晉謝安居東山時的賦詩集會。與《白下愚園集》中記錄的“秦淮展修禊”相互呼應的是東晉永和九年，王羲之等人在山陰蘭亭修禊之會。“追永和之觴”（傅良弼序）成爲乙卯修禊集會上頻頻出現的典故。“羊何高咏，皮陸逸唱”（魏家驊《愚園唱和集序》），從謝靈運組織的詩友唱和到皮日休和陸龜蒙的松陵唱和，中唐白居易是唱和傳統中最中間的一環，對清代影響最爲明顯。白居易在洛陽與士大夫的酬唱，使得“洛下名賢，追隨白公之杖”（傅良弼序）。直至清初虎丘修禊和紅橋唱和<sup>[29]</sup>，《白下愚園集》中的詩文作者爲發生於清末的金陵雅集唱和構建出一條延綿不斷的系譜，并自覺承擔對系譜的完善和補充。鄧嘉輯《白下愚園集序》中評價愚園唱和“極東南壇坫之盛，直欲軼辟疆、隨園而上之”，<sup>[30]</sup>明確表達了傳承雅集傳統的慾望。

## 二 空間書寫與文士情懷

愚園位處金陵城西南鳳凰台畔，其地理位置在唱和詩開頭中經常被提到。愚園爲明中山王西園舊址。<sup>[31]</sup>後歸於吳氏，光緒元年（1875）被胡恩燮購入，“北建家祠，南起樓閣，隨山種竹，

因池造梁。樂世外味，結山中緣，自以為愚，更其名爲愚園。”<sup>[32]</sup> 1877年開始構建，“就其地之洿者爲池，高者爲亭，平曠者爲臺榭，又疊石爲峰巒洞壑之狀，環以花藥竹樹，勝絕一時”<sup>[33]</sup>，一年後愚園落成，<sup>[34]</sup> 占地約二十畝。<sup>[35]</sup> 《白下愚園集》冊一附有愚園全圖，圖左側爲假山、湖泊，右側爲館閣。卷首秦際唐題辭描繪愚園景象是：“分到城西一角山，芰荷香送響潺潺。晴窗揭帖茶初熟，瘦石題詩句亦閑。”愚園所處的南京城西南即城市近郊地帶，晚明以來便是書畫和詩文反復描述的風景。當歷史和現實在同一時空中恰好相合，題咏愚園的各種體裁即成爲歷史映照下的隔代抒寫。

儒家對於朝野問題的關心與個人的生命追求相聯。仕則處朝堂，退則游山樂水，寄意於園林。而園林的迷人之處則在於“使人口游其中，如身在畫圖而迷所嚮往”（鄧嘉緝序）。愚園的景致：“繚長虹而麗棟，延虛翠以孱楹。回廊互雲，十步五步，仄徑慳日；三分二分，玲瓏數峰。”<sup>[36]</sup> 從《愚園全圖》來看，傅氏的駢句儘管工整華麗，與實際的愚園相去却并不甚遠。園林中有山有水，麗棟雕楹，美好的自然被人工的機巧切割成陰陽分明的斷裂。與朝堂抱負相對的是，園林成爲士大夫營造私人生活的獨立空間。

由於愚園處於金陵這一富於歷史記憶的城市，唱和詩歌羅列出許多與愚園相關的富有歷史意味的地點。胡恩燮《偶憶詩草》中的金陵懷古詩是三國舊事的鋪陳：赤壁、虎踞龍盤、折戟沉沙、建降旗、峴山碑、“金陵王氣又重收”，格調不脫劉禹錫、杜牧一路。詩句中經常提到“鳳凰臺”、“幕府”、“小倉山”、“雞籠山”、“花盞岡”、“雨花臺”等地點，充滿了對歷史故實的追憶和對前朝風雅的嚮往。“六朝山”、“金粉”等暗示愚園地理位置的詞語比比皆是，歷史意象和現實風景交織在一起，形成一種套語式的重複。營園時無意發現的一塊題有宋人筆迹的六朝石，引發時人用王漁洋《六朝松石歌》韻互相唱和，串聯起整部詩文集



中關注的時代——南朝、南宋、清初和當下，更象徵了寫作者的歷史語境。

胡恩燮營造愚園是爲了家居奉母，更在園中建“春暉堂”以明其志，但這仍是游宦失意後的家居行爲。孝母成爲《白下愚園集》中的一大主題，唱和詩句中因此反復出現“老萊”、“彩衣”等詞語。大部份唱和詩作集中於兩個典型事例展開描寫，太平之亂中雪窖藏親，奉母出城和江南戰亂結束後辭官買山，奉母家居。同時在題咏中點出園主無奈之意，強調其效力朝堂的政治理想，將園林游冶和詩歌唱和轉換爲“餘事”。以此暗示胡恩燮空有經世之志，却轉而歸家奉慈的舉動，是人生理想帶有缺憾的部份“退讓”。爲此，陶淵明辭官歸去的典故成爲必需的母題。胡恩燮肩負孝母的責任，因而對功名毫不留心（“功名不羨凌煙閣”）。唱和詩人反復引用老萊彩衣娛親的典故，強調孝母是整個園林出現的動機。陶淵明的飲酒之樂、歸居田園、不爲五斗米折腰，種種事蹟，成爲胡恩燮營造園林的精神典範。“頭巾仗倆終何濟，世味酸鹹笑飽諳”<sup>[37]</sup>，薛時雨詩句中隱含修建園林有可能被視作冶游荒嬉的擔憂。因此，以出世之意貶低出仕價值，從而肯定愚園主人營園之可貴。胡恩燮的詩則更爲灑脫：“縱拼醉死亦千秋，世事浮雲復何有。花不常紅雪易消，惟有酒名垂不朽。”<sup>[38]</sup>以酒名而立人生之不朽，其中悲涼之意自不待言。

愚園的另一大效用是成爲胡恩燮與來往金陵的文人交游的場所。<sup>[39]</sup>《愚園唱和集》所反映的數十人的賡續唱和，成就了胡恩燮“東南壇坫之主”的名聲。而“幾分勝概占江南”<sup>[40]</sup>的評價，將愚園置於江南園林傳統中。傅良弼序將愚園描畫成一處世外桃源：“支陶公之醉枕，澗紆一鑑；記蘇氏之斜川，館是忘憂。”<sup>[41]</sup>事實上，唱和詩中有詩歌提到《桃花源記》的典故。在描繪現實園林的同時，歷史上的名園以典故的形式在詩文中復活，被借用到愚園和唱和之中。《白下愚園集》中多次提到“金谷”<sup>[42]</sup>、“輞川”、冒襄（辟疆）和隨園。“石家金谷，曲陽青瑣。有此華藻，無

此幽真”(周潤章序),古今之對比更凸顯愚園在當世的影響。愚園及其唱和活動展現了兩種園林傳統,一種是白金谷宴集、輞川冶游、元白酬唱、西園雅集延續而來的大歷史語境下的傳承,另一種則是金陵地方園林營造傳統的地方文化史的延續,即集中暗示的半山和多次提及的隨園。<sup>[43]</sup>

鄧嘉緝對比愚園和金陵當地園林的興衰歷程,指出園林興廢與聲名存沒的辯證關係:“斯園於明爲元勳別墅,其鄰近若遜園、味齋、海石園,當其盛時,林亭甲第蔚然相望,今皆消沉剝滅而其名尚存,則斯園之必賴主人以傳,又何疑焉?”<sup>[44]</sup> 作爲物質文化代表的園林非常容易受時代和戰爭的影響,百年之後,園林可能早已荒廢,能使後人銘記和懷緬的,只有主人創造出的園林名聲和歷史。太平天國結束之後,金陵園林“劃焉如埽”,但“若輞川、浯溪之倫,迄今過其遺址,使人流連,仿佛神游乎塵埃之外,有洞天福地之慕。”<sup>[45]</sup> 站在園林的廢墟上,詩人仍然可以憑藉歷史記憶,追想當時人物風流。《蘭亭集序》中悲嘆的“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在晚清的動蕩時節能够激起同樣的感慨。

### 三 詩歌傳統與系譜

《愚園唱和集》中僅有六首長詩,其餘唱和詩均爲七言律詩,符合一般雅集詩歌的創作實際。律詩的長度不會長到難作,較短時間內可以完成,同時內容受到韻腳的限制,與絕句相比難度增加,使得唱和詩的遊戲性和競技性更加突出。在雅集上,成詩速度是詩才敏捷與否的表現,“金谷罰酒,王官分韻,冠裳于于,牛耳孰競”(鄧嘉緝序)表現了鬥韻的場面,《愚園唱和》的詩題和詩中小注同樣充滿對次韻速度的讚賞和要求。出於酬答的需要,唱和詩題通常有一定的記敘性。《愚園唱和集》中的詩歌多以愚園景物爲基礎,只不過其中咏物成份是少數點綴和引子,

更多的是由園林實景相聯的典故。其中最常見的是六朝山水詩典故。“摹景雄章攀謝朓，臨觴新語抗桓譚”<sup>[46]</sup>，借用謝朓山水詩傳統，將自然山水風貌、歷史懷舊引入對人工園林的吟咏中。

“桓譚”、“習家池”、“金谷”這類漢晉典故的使用，反映出愚園唱和的文人中使用古代典故的風氣。游覽園林是精神層面的娛樂，“逍遙游”、“無何有”等《莊子》中的概念和術語頻頻出現在唱和詩中。“濠梁莊惠同襟期”<sup>[47]</sup>，莊子的精神世界被直接引入當下的唱和情境。由老莊和道家思想衍生出的游仙思想，亦反映在《白下愚園集》中。對逍遙和求仙生活的強調，是爲了反襯現實追求的困難。在出仕和退隱之間，晚清文士與《古詩十九首》中的文人遭遇著相似的矛盾。具有代表性的是李士棻的題辭（其二）：“忽逢客邸王文度，想見善人馬少游。宜仿畫圖傳萬足，細商詩律俟千秋。江山滿眼供遐覽，子弟知名會勝流。此福似加仙一等，求仙無暇更何求。”“王文度”事見《晉書·王湛傳》，在此喻指胡恩燮子胡光國。由游樂論及游仙，側面道出晚清中下層文人仕途偃蹇的境況。身處六朝故都，對著六朝名士曾經流連的山水，詩人只能以對魏晉游仙思想的追念自悼仕宦生涯。與愚園地處金陵有關，六朝典故在《愚園唱和集》中頻繁出現，詩中反復出現“南朝”、“六代”、“金粉”等詞，僅“六朝”一詞就出現 11 次。詩中直接提到的多是魏晉六朝人物：王粲（狂來便作《登樓賦》）、阮籍、潘安、左思、王羲之（琅琊詩筆）、謝靈運和庾信等，以“合作晉人譚”喻當下唱和。此外詩中常借用《世說新語》中的典故，如莼菜鱸魚，“略比拏舟訪戴還，趨造拚偷一日閑”等，呼應了唱和詩歌寫作的背景、地點和寄托。

《愚園唱和集》是對陶淵明、王維、白居易以來的閑適傳統的繼承。“詩句群推陶謝手”，“無意覓句，鳥來引歌”，反映出陶淵明詩歌與自然和諧境界對後世詩歌審美的影響。“集著《輞川》，共識維摩之墅。篇留《池上》，遂標白叟之居”，傅良弼序將王維與白居易對舉，標示出閑適傳統的譜系流傳。《輞川集》與

《白下愚園集》有兩處相似：輞川別業和愚園都是主人刻意經營的園林，是實現自我理想的場所；兩部總集均收錄對園林“池館亭榭”的題咏，“而倡和之詩并登於集”（周潤章序），使得《白下愚園集》的編排架構籠罩於《輞川集》的影響之下。元白唱和更被視為愚園唱和之典範。“暗比香山答元九”、“忽又醉吟追香山”，可見白居易閒適詩和唱和詩對於後世唱和文學影響之大。“主持風月是香山”，詩中更以“江州司馬”指代胡恩燮，表達出對元白酬答傳統的追尋。

《白下愚園集》顯然是地方色彩濃厚的詩文選集，由於地域限制，賡續唱和的文士大部分是江蘇人。詩人籍貫并不能簡單說明地域與詩風的問題，但集中壽考較高，功名、地位較尊的人物的詩學取向，必然會影響群體中的他者。其中，林壽圖（1809—1885）是同光體閩派之代表，其詩入選陳衍所編《近代詩鈔》<sup>[48]</sup>；汪上鐸（1804—1889）詩有“無一字無來歷”之譽<sup>[49]</sup>，這是黃庭堅用來贊譽杜甫的評語，顯然說明汪詩是宋詩派所標榜的學人之詩的風格。卷首人物小傳中僅標明23名進士，可見與唱和的文人多為舉人和貢生，使得唱和詩中宋詩風氣的濃厚順理成章。詩歌中“梅花”、“鶴”、“瘦”等詞語多次出現，律詩中用典之繁複，都是這一風氣的表現。唱和集中直接點明所推崇的宋代詩人如“爭墩亦有王安石”，范志熙《己卯上巳秦淮展褻》：“清言溯王謝，高咏偕蘇歐。”<sup>[50]</sup>愚園主人詩中有“大蘇大蘇隨我走”，“一樹梅花一劍南”<sup>[51]</sup>。在所有前代詩人中，唱和詩提及最多的是蘇軾，常被稱作“坡仙”。部份則以典故的形式出現，如與杜甫相關的“輕肥不羨五陵游”<sup>[52]</sup>，蘇軾詞《漁家傲·送張元唐省親秦州》、《虞美人·述懷》用的“王文度”典故，同樣被借用到《白下愚園集》的題辭中。借指隱居地的“盤谷”，出自《韓昌黎文集》，并不常見，僻典的出現是學人之詩流行的結果，可見清末宋詩風氣在金陵雅集群體中的流布。

“咏物頗能妙惟肖，鬥韻不憚趨險艱。”從唱和詩喜用險韻

中亦可看出受學宋風氣的影響。唱和詩韻脚固定為十個韻字，可發揮的涵義有限，加之構思時間有限，很難避免語詞重複的現象。而且越在後面創作的唱和詩，內容限制越多，因此《愚園唱和集》中出現許多重複使用的詞語和意象。與韻脚“嵐”搭配而成的詞語必然與山風有關，導致唱和詩中經常出現“煙嵐”、“翠嵐”。剛開始在詩歌中出現的時候，“翠嵐”還可理解為園林中的氤氳氣象，但重複 35 次之後，這一意象只能帶來程式化的乏味。“呵”韻脚多組成與“凍筆呵”相關的動作，“驂”字結尾的詞語通常是“停驂”、“歸驂”一類。“諳”字韻脚多是感嘆仕途艱辛，“宦况蕭閑只自諳”（范志熙）。“譚”字韻脚多與論詩譚藝相關：“論詩每作解頤譚”（范志熙），“過江名士尚清譚”（李畋）。由於沒有更多的詞義組合可選擇，後來的唱和詩歌大多是“新譚”，造成形式的單調和詩歌內涵的重複。

#### 四 壽白、壽歐與家國理想

《愚園唱和集》中的唱和多是選定特殊的日子進行聚會，如人日、望日，由主人招徠賓客，以詩酒行樂。《白下愚園集》中亦記錄有在特定的日子舉行的其他類聚會，如光緒己卯上巳修禊，留有《秦淮展禊圖》及其題咏。卷四記錄的白居易、歐陽修生辰時雅集，則比一般性的雅集更為莊重。白居易和歐陽修的生辰分別為正月二十和六月二十一日。《壽白詩存》中記錄了光緒己卯（1879）和庚辰（1880）兩次壽白雅集，人數恰好均為十八人。其後所附《壽歐詩附》記庚辰六月壽歐集會上，更向林壽圖借得歐陽修畫像懸於愚園春暉堂上。己卯壽白集會最為典型：首先請有文名者以序文記載經過，接著是題詞，以及眾人題名和賦詩。與唱和的雅集不同的是，諸人所作詩歌只要符合壽白主題即可，不再限於次韻，也可作詞和跋語。<sup>[53]</sup> 被選祝生辰的前代名人不限於白居易和歐陽修，范志熙詩“蘇公生日又虛過”，下

注：“梅叟、慶生約同作東坡生日，以事中止。”<sup>[54]</sup>可見蘇軾也是當時文人祝壽的對象。

壽白雅集是對白居易創建“香山社”的紀念，這種自元明以來不斷以結社方式紀念先賢的活動，是歷代文人傳承文化符號和資本的儀式化表現。薛時雨壽白詩稱今年新加入的林壽圖為：“且喜逋仙新入社”<sup>[55]</sup>，可見席上諸人均認同此次集會是一次結社。雅集人數每次為十八人，恰是“香山九老”人數的兩倍，更帶有一種儀式化的傾向。由於白居易生日在正月，壽白集會同時具有消寒會的性質。雅集詩歌大多強調與“洛社”、“香山九老圖”的聯繫，抒寫對白居易在洛陽唱和情形的想像。范志熙己卯詩評點在座人物，是一般雅集詩的套路，具有明顯的娛樂性質。壽歐集會的舉行是對宋詩推崇的表現。集中有對六一詩話和歐陽修主持北宋壇坫，傳承唐代風雅的描述，同時反復提及北宋西陲“元昊”的威脅，暗示晚清邊境受擾的時局。

除了對梅花的描寫，壽白、壽歐詩中出現最多的是追述胡恩燮在太平天國時期的英勇行迹。不僅在壽白、壽歐詩中，《白下愚園集》全書都在反復提及胡恩燮當日的功績。“憶昔妖氛遍桑梓，豺狼日走金陵市。一夕傳烽盛事非，何人按劍終宵起。主人抵掌能談兵，千金募士探賊營。往來虎穴卅六次，天陰月黑酸風鳴。此時性命魚在釜，慷慨難謀骨肉苦。誰知功業敗垂成，吾謀不果恨膺撫。”<sup>[56]</sup>內應事的失敗與主人三十六次的危險往返形成巨大心理落差，成為瀰漫全集揮之不去的情結。

“劫火餘灰”是唱和文人對太平天國後江南地區的集體記憶。<sup>[57]</sup>《林泉休憩圖》是輕鬆愉快的寫意氣氛的嚮往，其後題咏却仍然無法忽視文教風流遭受戰火破壞的史實。李士葵在題辭中將胡恩燮比作“杜拾遺”，杜詩號稱“詩史”，是對胡恩燮忠君思想的隔代回應。范志熙《己卯上巳秦淮展禊》：“紅橋雁齒列，翠幄魚鱗稠。燈火百千舫，笙簫十二樓。珠玉如土壤，酒鋪珍珠瑤。不圖滄桑感，金粉成波流。”<sup>[58]</sup>儘管秦淮繁華依舊，但六朝

事蹟終究已成故土。秦淮風光的興衰牽動國家興亡主題，時至晚清，雅集傳統中的休閒文化無法擺脫時世衰落的影響，園林唱和已然無法停留在單純的游園之樂。

## 結 語

發生在金陵愚園的雅集唱和詩，雖然充滿意象與詞彙的重複，但仍然充滿對胡恩燮個人成敗和人生理想的思考。通過對胡恩燮為個案的人生經歷的反復吟咏，晚清下層文士寄托著自身對世情冷暖、“卅年薄宦風塵走”的宦游之嘆。追溯金陵往昔的文采風流時，其吟唱書寫難免刻上後太平天國時代的印記。“世味酸鹹我亦諳”（廖壽山），在亂世影像顯現的前夕，對詩人價值的關注遠不及對經世才能的重視。以致論者認為，以胡恩燮的志向與才能，“不可僅以詩人目之”，側面反映出清末之世個人之“才”的內涵轉化。而選擇以詩人的身份終老，則是報國志向無法實現的無奈之舉。

光緒十六年（1890），四明張氏在上海營造園林，亦名愚園，後數易其主，園中布局精緻，風景秀麗，還存有辜鴻銘英文詩、德文詩石刻，成為當時海上各個階層人士競相游覽之地。民國二年（1913）重陽日，超社第十次雅集，陳三立《九日愚園雲起樓登高宴集》詩賦有“三歲名園十數過，逢辰樓觀忽嵯峨”之句。<sup>[59]</sup> 陳去病、吳梅、劉三等人在上海愚園籌備成立南社，其後南社數次雅集亦均在上海愚園舉行。雖然胡光國於民國元年（1911）刻有《白下愚園續集》八卷，但毋庸置疑的是，上海愚園在現代中國史上更為人熟知。白下愚園此後的興廢鮮有記述，園林易毀本是古今同理，而令後人去追尋廢墟的動機，仍然是詩文流傳出的風流想像。

（作者：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博士生）

注釋:

- [1] 參見《愚園唱和集》詩題中反映出的漏收的疊韻詩,以及《愚園唱和拾遺》中黎福保和韻詩。
- [2] 鄧嘉緝記,《白下愚園集》卷一。
- [3] 趙爾巽編,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493,冊45,頁13633。
- [4] 前者見鄧嘉緝序,後者見桂中行《愚園集序》,《白下愚園集》卷首。五篇序文中僅序三傅良弼序集中於愚園與唱和,對胡恩燮才能之描述簡略。周潤章序稱胡恩燮“英風壯節,不可一世矣”,詹嗣賢序云其“個儻負奇氣”。
- [5] 詹嗣賢序,《白下愚園集》卷首。
- [6] 劉翼程題辭其六有“縱橫奇氣郁胸間”、“三上京師一蒙古”句。秦際唐題辭其一:“此老胸中有邱壑,平生足迹遍關河。”
- [7] 詹嗣賢序,《白下愚園集》卷首。
- [8] 卷401,冊39,頁11841。
- [9] 胡恩燮,《偶憶詩草》。
- [10] 郭翼生、史式主編:《太平天國大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頁935。
- [11] 見《金陵續詩徵姓氏小傳》和秦際唐《白下愚園集題辭》其三,《白下愚園集》卷首。
- [12] 詹嗣賢序,《白下愚園集》卷首。
- [13] 鄧嘉緝《白下愚園集序》:“比年先生卧疴家居,嗣公碧澗編次述作,都為八卷。”傅良弼《白下愚園集序》:“是集則胡君碧澗都共尊人煦齋先生所著述與斯園觴咏之作。”《白下愚園集》卷首。
- [14] 冊中封面頁作“遺頌詩錄”。
- [15] 和韻詩收集不够完整,如范志熙《主人移居志賀,八疊前韻》,未見七疊。《五疊前韻,敬謝同坐諸君和章,即為雅集作結尾餘聲》,之前未見四疊。
- [16] 集會時間與唱和人員均參見《愚園唱和集》中詩題和作者,不再分列之,部分姓名不可考者暫以詩中所呼名號代之。
- [17] 韻腳依次為:灣、間、山、還、斑,南、嵐、譚、諳、驂。分別屬上平聲十五刪和下平聲十三覃韻。
- [18] 韻腳依次為:修、流、游、秋、郵,波、過、歌、多、呵。分別屬下平十一尤和下平五歌韻。



- [19] 見吳景旭《歷代詩話》，臺灣：世界書局，1961，卷48，頁637。
- [20] 《丁丑春暮，煦齋太守招飲愚園，即席成詩二律》其一，《愚園唱和集》。
- [21] 《三壘前韻兼補聽琴之作》，《愚園唱和集》。
- [22] 見秦際唐題辭白注，《白下愚園集》卷首。
- [23] 傅良弼序，《白下愚園集》卷首。
- [24] 周潤章序，《白下愚園集》卷首。
- [25] 見薛時雨《愚園主人惠贈紫貂巾，疊韻謝之》，愚園主人《丁丑雪夜宴集全懋齋水榭，席間以卧兔巾贈慰農山尊，蒙疊前韻見酬，步韻奉答》，《愚園唱和集》。胡恩燮詩句云：“筓有貂巾久置閑”，故而詩題中“卧兔巾”應該就是薛詩題中的“紫貂巾”。
- [26] 趙彥修《秋葵酒器歌（并序）》：“己卯人日，愚園主人出酒器觴客，器以犀角為之，蕊葉扶疏，極有意致。器上平下銳，主人以器勸飲。客飲盡方能還器。余是日飲盡一器，爰用竹垞《銀槎歌》韻賦之，并仿其體。”范志熙《己卯孟春月，和梅叟《秋葵酒器歌》，依用竹垞《銀槎歌》韻，敬為胡伯母周太淑人八秩竹觴》，愚園主人《秋葵酒器歌和趙梅叟依用竹垞《銀槎歌》韻》，《愚園唱和集》。
- [27] 愚園主人《丁丑春暮，王荔丹觀察小集愚園，首唱兩詩。王子卿司馬步韻，為書橫幅，并繪牡丹見贈。薛懋農山長步韻其上，一時和者雲集，名作如林，因不自文陋，勉步韻二律》，《愚園唱和集》。
- [28] 薛時雨《光緒己卯閏上巳，煦齋太守邀同人集秦淮舟中展修禊事，籌酒賦詩，至夕而散。太守繪圖記事，因書拙作於後》，《秦淮展禊詩附》。
- [29] 《光緒己卯閏上巳，煦齋太守邀同人集秦淮舟中展修禊事。籌酒賦詩，至夕而散，太守繪圖記事，因書拙作於後》其二：“豪華阜阜聲交社（謂國初同聲、慎交兩社虎邱修禊事），旖旎紅橋唱和詩（謂揚州盧、曾兩都轉紅橋修禊事）。”《秦淮展禊詩附》。
- [30] 《白下愚園集》卷首。
- [31] 傅良弼《白下愚園集序》：“園踞城西南隅，為明中山西園遺址。”周潤章《白下愚園集序》：“園去鳳凰臺數武，為明西園遺址。”
- [32] 鄧嘉緝記，《白下愚園集》卷一。另，張承頤記中載胡恩燮“歲甲戌還金陵，購南城杏花村隙地。”甲戌為同治十三年（1874），與鄧記所云“光緒元年”相差一年。

- [33] 亢樹滋記,《白下愚園集》卷一。
- [34] 孫文川《六朝石記》:“光緒丁丑愚園主人胡君煦齋構園於鳳臺之麓。”《六朝石題咏》。
- [35] 亢樹枏記,《白下愚園集》卷一。
- [36] 傅良弼《白下愚園集序》,《白下愚園集》卷首。
- [37] 其二,《愚園唱和集》。
- [38] 愚園主人《己卯人日招同月老、梅叟,暨子密、幼蓮、激之、樸庵、慶生諸君讌集愚園,即席放歌》,《愚園唱和集》。
- [39] 亢樹滋記,《白下愚園集》卷一。
- [40] 王葆辰《丁丑春暮,煦齋太守招飲愚園,即席成詩二律》其二,《愚園唱和集》。
- [41] 傅良弼《白下愚園集序》,《白下愚園集》卷首。
- [42] 傅良弼序:“縱寫竹林之游,難免梓澤之嘆”,《白下愚園集》卷首。梓澤為金谷之別稱,為西晉石崇別墅,最終隨著王朝沒落被毀。
- [43] 劉翼程題辭:“阮囊餘積買山錢,爭墩亦有王安石”,《白下愚園集》卷首。陳雄飛詩其三:“瞻園結構隨園體”,《愚園唱和集》。
- [44] 《記》,《白下愚園集》卷一。
- [45] 鄧嘉輯序,《白下愚園集》卷首。
- [46] 王葆辰《丁丑春暮,煦齋太守招飲愚園,即席成詩二律》其一,《白下愚園集》卷三,《愚園唱和集》。
- [47] 蔣師軾詩,《白下愚園集》卷六,《林泉小憩園題咏》。
- [48] 臺灣:商務印書館,1961,上冊,頁190—207。
- [49] 陳衍《近代詩鈔》引《石遺室詩話》語,上冊,頁174。
- [50] 《秦淮展禊詩附》,《白下愚園集》卷三。
- [51] 《七疊前韻》其二,《愚園唱和集》。
- [52] 趙彥修《愚園宴集次主人及蘇少尉韻》其三,《愚園唱和集》。
- [53] 見吳韶生《調寄沁園春》和韓弼元跋,《壽白詩存》。
- [54] 《三疊前韻兼補聽琴之作》其二,《愚園唱和集》。
- [55] 《壽白詩存》(庚辰)。
- [56] 蔣師軾,《林泉小憩園題咏》。
- [57] 胡恩燮:“轉眼繁華宮寢廢,尊前愁聽輿儂歌。”《偶憶詩草》。黎景嵩:“淨洗甲兵經劫換”,《愚園唱和集》。張預:“蕭瑟霜晨白下門,來遲名勝幾家存”,

《林泉小憩圖題咏》。曾國荃《六朝石搨本跋》：“余克江南，時文物蕩然無存”，《六朝石題咏》。

[58] 《秦淮展視詩附》，《白下愚園集》卷三。

[59] 收于《散原精舍詩續集卷中》，陳三立著，李開軍校點：《散原精舍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382。許企勝撰：《沈曾植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386。

*Abstract*: The Final Banquets: Literati Gatherings and Poetic Writings in the Anthology of Baixia Yuyuan

**Sun Yingying**

(Ph. D candidate, School of Chines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arting from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life experience of the owner of Bai Xia Yu Yuan (Yu Garden in Jin Ling), Hu Enxie (1824—1892),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several elegant gatherings of literati happened in his period when Hu built this garden and invited scholars to enjoy meeting and drinking in Yu Yuan. Hu was enrolled in the *Zhong Yi Zhuan* (the biographies of loyalty people) of *Qing Shi Gao* (the Manuscript of Qing History). During the preliminary Taiping occupation in the city of Jin Ling, Hu secretly contacted the troops of the court quartered outside the city for internal rebellion for thirty-six times. Finally, when this attempt didn't succeed, Hu still survived his whole family and that brought him reputation and the position of a magistrate. In the first years of Guang Xu Reign, Hu came back to Jin Ling and built Yu Yuan to entertain his mother. Meanwhile, he invited his scholar friends to meet in the garden and write poems and articles about the garde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many authors were from the lower middle class in the literati world, through analyzing the biographies and literature works in *Bai Xia Yu Yuan Ji* (The anthology of Yu Garden in Jin Ling). The content of their poems and prose mostly based on the Hu's plan of internal rebellion at that time, his filial piety to his mother and the symbol of Yu Yuan's rebuilt. There were lots of rep-

etitions of the poetic images and Allusions of the Six Dynasties, Jin Ling and the tradition of Gardens. It was also mentioned that practical talent of Hu Enxie, which reflected the decline in late Qing period especially after the Taiping Rebellion.

Keywords: Hu Enxie, Jinling, History of Responsory Poems, Song Poetry, Late Qing Period